



北京语言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基础研究文库

دراسة في الفنون السردية لروايات الكاتبة السعودية رجاء عالم
— "طوق الحمام" نموذجاً

沙特女作家拉嘉·阿丽姆的 小说叙事艺术

——以《鸽子项圈》为例

汪颀珉 著



院图书馆

.074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北京语言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基础研究文库

教育部“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项目资助

دراسة في الفنون السردية لروايات الكاتبة السعودية رجاء عالم
— "طوق الحمام" نموذجاً

沙特女作家拉嘉·阿丽姆的 小说叙事艺术

——以《鸽子项圈》为例

汪颀珉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2016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图号 1607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沙特女作家拉嘉·阿丽姆的小说叙事艺术 : 以《鸽子项圈》为例 / 汪颀珉著. —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619-4523-0

I. ①沙… II. ①汪… III. ①阿丽姆—小说研究
IV. ① I384.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0772 号

沙特女作家拉嘉·阿丽姆的小说叙事艺术
——以《鸽子项圈》为例

SHATE NÜZUOJIA LAJIA·ALIMU DE XIAOSHUO XUSHI YISHU

——YI «GEZI XIANGQUAN» WEI LI

排版制作: 北京创艺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姜正周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100083

网 址: www.blcup.com

电子信箱: service@blcup.com

电 话: 编辑部 8610-82303647/3592/3395

国内发行 8610-82303650/3591/3648

海外发行 8610-82303365/3080/3668

北语书店 8610-82303653

网购咨询 8610-82303908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9

字 数: 133 千字

定 价: 31.00 元

PRINTED IN CHINA

序

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沙特阿拉伯的地位颇为特殊。它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具有不可替代的宗教文化影响力；它又是世界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国家，具有雄厚的财力和发展潜力；它还是中东的人口大国、政治大国，对这一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政治影响力。在地区强国伊拉克、叙利亚先后崩溃，埃及又陷入深重危机的背景下，沙特阿拉伯的重要性愈显突出。

因此，我国学术界对沙特这个中东大国的重视与日俱增，从政治、经济、能源、安全、宗教、历史等视角研究沙特的成果也为数不少。由于近年来中东地区的许多事端都与沙特有着某种关联，我国民众也对这个国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学界与民众对沙特的文学却知之甚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因为文学研究和媒体报道，文学提供的视角更感性、更直观，它比之于其他学科能更深刻地了解一个社会、一种文化。爱德华·萨义德在谈及现代美国对阿拉伯、伊斯兰的认识中忽视文学这一现象时指出：“这一引人注目的缺失的最终后果，是使这一地区及其人民成为干巴巴的理论概念，被简化为‘态度’、‘趋势’、统计数据之类的东西：简言之，被非人化了。”鉴于沙特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如果不通过文学去细微、逼真、深刻地了解这个国家，它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形象，就不仅仅是干巴巴的理论概念和统计数据，而且还始终被一层厚厚的面纱隔开，令人倍感神秘和陌生。

现代阿拉伯文学的发展，在地域分布上确实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与伊拉克既有悠久丰厚的文明根基，又处在阿拉伯社会变革、动荡的中心，与西方的接触也较为频繁，因而成为现代文学的先行者。比较而言，海湾国家原先只处于阿拉伯文学的边缘地带。沙特现当代文学的地位，与其举足轻重的宗教、经济与政治地位一度并不相称。其现代文学的复兴起步较晚，20世纪初，才出现用阿拉伯语

创作的现代诗歌；至20世纪中叶，才有较成熟的小说问世。然而，沙特文学的发展和进步又是十分迅速的。今天的沙特文学，已成为阿拉伯文学版图的重要板块，其主要成就体现为长篇小说。近一二十年，沙特涌现出多位著名的小说家，他们已跻身阿拉伯一流作家之列。其中，阿卜杜·拉赫曼·穆尼夫是一位高产作家，其代表作《盐城五部曲》颇像一部史诗，展现了批判现实的政治锋芒，对现代叙事技巧的运用也很娴熟。加齐·古赛比兼有诗人、小说家、政治活动家的身份，其长篇小说《欧斯福里亚疯人院》是一部寓意深刻、影射现实的讽刺小说，曾被阿拉伯作协评为“20世纪最佳105部阿拉伯小说”之一。2005年，图尔基·哈迈德发表了以“9·11”事件劫机者为主要人物的小说《天堂之风》，成为首位根据这一重大事件创作小说的阿拉伯作家。近年活跃于沙特文坛的阿卜杜胡·哈勒，2009年以兼有生态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特征的小说《喷射火星》荣获阿拉伯最重要的小说大奖——阿拉伯小说国际奖。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在沙特这个较为典型的男权社会里，也有众多女性涉足文学，并在文坛留下了鲜明的印记。1958年，萨米拉·哈希戈齐出版了沙特第一部女性小说《别了，我的希望》。此后，一代代沙特女作家脱颖而出，她们继承了遥远的前辈、《一千零一夜》故事讲述者山鲁佐德的智慧和才华，也继承了山鲁佐德以故事感化暴君的理想：希望用自己的写作，证明女性有存在的权利，并为改变这个男尊女卑的世界而努力。她们在作品中大多关注女性的解放，抨击封建礼教与陈规陋习，有些女作家还表达了超越性别的社会责任感与忧患意识。除了女性文学的奠基者萨米拉·哈希戈齐以外，胡达·拉希德、莱拉·朱哈尼、拉嘉·萨妮厄等人，也是沙特女性文学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家。而以长篇小说《鸽子项圈》(2011)摘得阿拉伯小说国际奖的拉嘉·阿丽姆，则成为首位获得这一殊荣的阿拉伯女性，她也成为沙特女性文学进入成熟期、得到阿拉伯文学界普遍认可的标志性人物。

汪颖珉博士的这部著作，即将把读者引入拉嘉·阿丽姆的代表作《鸽子项圈》的艺术世界。诚如阿拉伯小说国际奖评委会所言，这部小

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旅行，一种通过制造虚幻时间和思维空间来打破桎梏的尝试，一场通向释放灵魂及其无限创造力的旅程”。因此，颌珉的著作便是引领我们开始这一旅行的向导。这无疑是一次令人充满期待的旅行，因为它的目的地是万众瞩目的伊斯兰圣地麦加；而且，女作家倾其才华塑造的这个麦加，并非高高在上、圣洁无暇、拒凡人于城池之外，它“是一个现实、神圣和欲望交织，充满矛盾和复杂性的麦加”。这次旅行又确实需要一个能够指点迷津的向导，因为作家“描绘了一幅迷宫般的麦加图景……它是作者将时空隧道打通，将幻想与现实糅合构建的一个特殊的空间”。经过颌珉的指点，我们穿过作家用“多线缠绕的故事结构、众声喧哗的叙述群体、碎片化的时间形态以及多元化的空间类型”打造的迷宫，认识了一个经过艺术加工却“具有不容置疑的真实性”的麦加。这个麦加，有它独特的声音、色彩和味道，它是淳朴的、温馨的、神圣的，却也展现出不为人熟知的另外一些现象：贪婪、腐败、暴力、极端、贫穷、毒品、卖淫……总之，在“神之城”麦加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本质上无异于人世间许多城市的“人之城”或“大地之城”。然而，颌珉还提醒我们，这个麦加的“虚幻性和真实性一样显著”，它“不是我们通过任何其他途径可以认识的那座圣地，它只属于叙事文本，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它是作者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麦加”。在这个艺术化的麦加那里，作家寄托了对于过去的留恋与遗憾，对于现实的无奈与愤懑，对于未来的期待与迷茫。在这一意义上，麦加还是作家自身复杂而矛盾的思想、情感的投射体。

在阅读颌珉充满灵性的文字时，我时常感受到青出于蓝的欣喜。在我看来，她之所以能成功地进入并走出作家为《鸽子项圈》设置的“迷宫”，除了她本人的聪慧通悟之外，还在于她掌握了开启迷宫之门的钥匙，即从叙事的角度去解读小说。正如一位阿拉伯评论家所指出的：“《鸽子项圈》的获奖，是对拉嘉以独特方式运用各种叙事元素进行创作的高度肯定。”这部小说对各种现代叙事技巧的娴熟运用是引人注目的，比如以非线性顺序排列事件，刻意消解故事的独立性，将隐喻象征、历史传说、宗教寓言、幻想噩梦、内心独白杂糅到文本之中，等

等。因此，这部小说又如另一位评论家所言：“是与众不同的，非常适合深刻的文学批评。其能指极为丰富，好像一片肥沃的土壤，适合现代文学批评；而所指亦包罗万象，涉及主流社会文化事件及其相互关联的方方面面。” 颌珉借助叙事学的理论工具，在《鸽子项圈》这片文学沃土深耕细挖，收获颇丰。借助经典叙事学理论，她分析小说的形式结构、人物塑造、叙事角度、叙事时空；借助后经典叙事理论，她在解析文本结构时将意识形态、文化语境、政治事件等纳入视野，得以深层次地解读小说聚焦的社会矛盾和传达的微言大义。她对理论的运用也许稍显生硬，但重要的是，她没有被作家令人炫目的现代叙事手法所迷惑，而是注意到小说含有的现实主义的厚重内核，因为“现实过于沉重，压得灵魂飞不起来，那就只能踏踏实实地贴近地面去直视不堪，接受污秽，挤压出心中的郁结”。颌珉在这里道出的，其实是阿拉伯现当代文学的一个整体特征：现实是如此沉重，作家们无论在实验性方面走得多么远，其作品都摆脱不了现实主义内核的巨大引力。

在颌珉博士论文基础上充实、完善的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还获悉她正计划将《鸽子项圈》译介成中文。因此，我在祝贺颌珉新作即将问世的同时，也希望她早日完成这部译作。这样，感兴趣的中国读者，就有机会通过拉嘉·阿丽姆的这部杰作，去了解沙特文学的魅力，并通过作家创造的那个文学意义的王国，去了解麦加、沙特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一个被各种误解遮蔽、却像鸽子的颈项一样色彩斑斓的世界。

薛庆国

自从 1958 年萨米拉·哈希戈齐出版了其第一部小说《别了，我的希望》以来，沙特的女性作家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实践，再现着她们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和丰富情感，也构建着属于自己的语言王国。她们发出的声音，让人们注意到了沙特的另一面，一个不同于“石油富国”“保守社会”等刻板形象的“阴性”的沙特。这个沙特具体而真实，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一样，有着琐碎的幸福和痛苦。在宏大叙事日益被消解的今天，她们通过小说，在一个历来以诗歌为档案的男性世界里，找到了一条私人化的突围之路。

截止到 2008 年，沙特已经出版了 100 多部女作家写的小说，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其中新世纪以来出版的女性小说就有 70 多本，是以往出版总数的两倍。以大致十年为一个阶段，用表格显示沙特女性小说的创作状况，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其发展脉络：

时间	1958—1967	1968—1977	1978—1987	1988—1997	1998—2008
数量（部）	3	6	6	10	83

按照哈立德·本·艾哈迈德博士的归纳，沙特女性小说在过去的 50 多年中，经历了以下几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节点：

起点（1958）：萨米拉·哈希戈齐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别了，我的希望》，宣告了沙特女性小说的诞生。这部小说的历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

奠基点（1976）：胡达·拉希德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明天是星期四》，这是第一部在小说结构、人物塑造方面达到真正的小说艺术标准的作品。

繁荣点（1998）：莱拉·朱哈尼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废弃的天堂》，宣布了沙特女性小说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变。小说涉及很

多在沙特被视为禁忌的内容，质疑社会权威，暴露社会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反响。

扩张点（2005）：拉嘉·萨妮厄出版了她的小说《利雅得少女》，将沙特女性小说置于国家、地区乃至世界的聚光灯下。此作一经出版就以破纪录的速度迅速脱销，成为当年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对于很多人来说，沙特女性文学就是这样进入他们视野的，这也是“9·11”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在文学、文化上的某种体现。虽然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一直饱受质疑，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沙特女性文学的一轮良莠不齐的井喷，但它的影响和历史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因为哈立德博士研究的时间点截止于2008年，所以三年后的一个重要节点没有被纳入其中，笔者认为很有必要补充进去：

成熟点（2011年）：拉嘉·阿丽姆的小说《鸽子项圈》获得了当年的阿拉伯小说国际奖，该奖项也被称为阿拉伯“布克奖”。拉嘉·阿丽姆因此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阿拉伯女作家。这标志着沙特女性作家的小说创作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改变了很多评论家对这些作品平面化、单一化的固有印象。

拉嘉·阿丽姆是沙特当代小说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1987年，她在一年之内发表了三部戏剧和一部小说，以一种蓄久而发的姿态登上沙特文坛。凭借比同时代女性作家更加成熟的创作技巧，以及充满寓言、象征和具有苏菲神秘主义特质的语言风格，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小说世界，引起了评论界的普遍关注。迄今为止，拉嘉已出版了四部戏剧作品、十部中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集、两部英语小说，其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有西方评论家甚至把她视为“阿拉伯世界的纳博科夫”，因为“两者的作品都是技巧精湛、知识渊博的，带着狡黠甚至是危险”^①。其第一部小说《四—零》“运用一种从形式到内容都全新的方式，扰乱了男性小说家创建的主流模式”^②，获得了“伊本·陶菲勒短篇小说奖”；2005年，她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拉伯女性创

① Tom McDonough. Raja Alem. *BOMB—Literature*. 103/Spring. 2008.

② 哈立德·本·艾哈迈德《沙特女性小说》，汪颐珉译，北京：朝华出版社，2013年，第96页。

新写作奖”；2007年，拉嘉获得了黎巴嫩文化论坛颁发的“阿拉伯创作奖”，评委会认为她代表了来自沙特的独特声音。2011年，拉嘉的最新小说《鸽子项圈》在阿联酋荣获阿拉伯小说国际奖，成为了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作家。

拉嘉“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完全无视小说写作规范的小说，这是她用以瓦解叙事文本、剥离特定的叙事特征甚至写作特征的一种策略”^①。评论家穆阿吉布·阿德瓦尼博士在一次访谈中谈到拉嘉的创作时，说：“她的小说创作是与众不同的，非常适合深刻的文学批评。其能指极为丰富，好像一片肥沃的土壤，适合现代文学批评；而所指亦包罗万象，涉及主流社会文化事件及其相互关联的方方面面。她的作品令人称奇，甚至可以说富有传奇性，其中综合运用了各种现代写作技巧，尤其是一些在现代诗歌中常用的视觉形象技巧。”^②

《鸽子项圈》是拉嘉到目前为止篇幅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2012年3月，阿拉伯小说国际奖评委会宣布：沙特女作家拉嘉·阿丽姆的《鸽子项圈》和摩洛哥前文化部长穆罕默德·艾什阿里的《拱门与蝶楼》共同获得2011年度阿拉伯小说国际奖。这在沙特文化界引发不小的震动，有些人认为如果不是一些非文学的因素，《鸽子项圈》完全可以独占鳌头；另一些人则认为小说把圣城麦加描绘得阴暗不堪、耸人听闻，根本没有资格获奖；而一些保守人士更是对拉嘉发起猛烈的人身攻击。无论是褒是贬，获奖本身是对拉嘉20多年创作生涯的一种嘉奖，也是对这部小说文学价值的一种认可。阿拉伯小说国际奖的官网上对《鸽子项圈》做了如此评述：“这部小说是过去与现在、真实与幻想的有机混合物。有些人物是有血有肉的，有些则是梦的产物。主要叙述者不是拉嘉，也不是任何一个人物，而是一条叫‘人头巷’的小街，故事的主要人物就生活在此，当人物开始讲故事的时候，更像是展示而非叙述。……《鸽子项圈》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旅行，一种通过制造虚幻时间

① عبد الله محمد الغدامي، «تأنيث القصيدة والقارئ المختلف»، المركز الثقافي العربي، بيروت / الدار البيضاء 1999، صفحة 97.

② د. معجب العدوانى، جريدة الرياض، 25 ديسمبر 2008م، العدد 14794.

和思维空间来打破桎梏的尝试，一场通向释放灵魂及其无限创造力的旅程。”^①

拉嘉的作品大多以麦加为叙事背景，而《鸽子项圈》更是将视点进一步拉近，聚焦在麦加一条不为人知的小巷里，同时又启动全景模式，将叙事空间延伸至吉达、麦地那甚至欧洲的城市。在叙事时间方面，通过日记、书信等手段将历史以记忆的方式呈现，呈网状发散在过去与现在。而在这时空迷宫中心的，是正在寻找出口的女性。拉嘉的作品往往以女性为主角，《鸽子项圈》也不例外，但这次主角不是某个或几个女性，而是众多女性的集合体。人头巷里的被害人身份成谜，可能是任何一位姑娘。而阿伊莎、艾宰、努尔这些女性，究竟是身份、经历截然不同的女性，或者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可以说《鸽子项圈》承袭了拉嘉作品的一贯手法和风格，但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了进一步拓展，是其叙事艺术的集中体现之作。正如评论家、作家齐耶德·萨利赫博士所说：“《鸽子项圈》的获奖，是对拉嘉以独特方式运用各种叙事元素进行创作的高度肯定。”^②

《鸽子项圈》问鼎阿拉伯小说国际奖，使得拉嘉作品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拉嘉的小说几乎都在沙特境外出版，部分作品在沙特迄今仍然是禁书，所以这方面的阿拉伯文文献还不成规模，大多是文学评论或者学生论文。

马哈茂德·阿里·丁在《费萨尔国王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发表了论文《小说话语与文本隐喻》，他以拉嘉的小说《瓦哈丹，我的先生》为例，分析了拉嘉作品的结构和主题。穆阿吉布·阿德瓦尼在硕士论文《拉嘉·阿丽姆小说〈丝路〉的互文性》中分析了拉嘉的叙事技巧，认为她的写作手法迥异于传统叙事。他在一篇访谈中针对拉嘉的小说作品做了较为详细的评价，对拉嘉小说的创作阶段进行了划分，并以具体小说为例说明了每个阶段的特点。哈桑·纳厄米博士在论文《沙特小说：

① <http://www.arabicfiction.org/book/57.html>

② د. زياد صالح، جريدة الجزيرة، 1432، العدد 336.

双声部的旅程》和《沙特小说发展阶段》中，也有对拉嘉及其作品的简单介绍和评价，称她的创作是多样化而严肃的，以文学构建为出发点，总是试图从现实中揭示难以言说的虚幻性，不同于其他女性作家沉浸在话语的意识形态中，把小说创作仅仅当成抨击社会、抒发自我的工具。评论家萨米·杰迪里撰写的论文《女性叙事中的女性边缘地位》述及拉嘉及其作品，他特别强调了拉嘉运用历史传说的技巧。沙特国王大学法帖玛·费萨尔·阿提比以拉嘉小说为研究对象，撰写了硕士论文《女性叙事：拉嘉·阿丽姆小说研究》，从女性叙事学视角对拉嘉的六部中短篇小说进行解析。此外还有阿卜杜·拉赫曼·阿克米的《拉嘉·阿丽姆小说和读者阐释》、穆罕默德·哈兹的《拉嘉·阿丽姆小说〈鸽子项圈〉：区分“活着”与“生活”》、赛义德·萨里赫的《走进拉嘉·阿丽姆的世界》等一系列发表在网络媒体上的评论文章。

本书将从当代沙特女性小说的诞生开始，简单介绍其发展脉络和整体面貌，然后分别介绍拉嘉各个创作阶段的特点及其代表作品。本书的重点是以拉嘉的获奖小说《鸽子项圈》为例，具体分析其独特的叙事技巧和语言风格。希望能向广大读者展现沙特当代女性创作的全景图和其中最瑰丽、最夺目的部分。

目 录

第一章 沙特女性文学概述：从萨米拉到拉嘉 / 1

第一节 先驱者萨米拉 / 1

第二节 新时期的沙特女性小说 / 6

第三节 “有意识”的书写——拉嘉的小说世界 / 13

第二章 《鸽子项圈》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塑造 / 18

第一节 故事线 / 18

第二节 人物 / 22

第三章 《鸽子项圈》的叙述者 / 34

第一节 叙述者的多元性 / 37

第二节 叙述层的套嵌 / 44

第三节 多重视角 / 47

第四节 可靠性与不可靠性 / 50

第四章 《鸽子项圈》的叙事时间 / 56

第一节 时间的顺序 / 57

第二节 时间的厚度 / 68

第三节 时间的意义 / 74

第五章 《鸽子项圈》的叙事空间 / 87

第一节 现实空间 / 89

第二节 神圣空间 / 98

第三节 欲望空间 / 108

结 语 / 119

参考文献 / 123

致 谢 / 128

第一章 沙特女性文学概述：从萨米拉到拉嘉

沙特、女性、小说，当这三个原本并无关联的普通词汇以一种排列组合方式构成一个新词汇——“沙特女性小说”时，就如同构铸了一把钥匙，打开了一个被重重黑纱包裹的房间，让门两端的人得以彼此张望。

女性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往往标志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诉求的彰显，沙特女性通过书写所追求的，其实和她们的前辈、《一千零一夜》中讲故事的山鲁佐德一脉相承——活着，以及更好地活着。这无关创新或突破，而是现实的需要，当后现代小说逐渐变成一些小说家们的文字游戏和实验工具时，写作在现代沙特女作家手中依然行使着它古老而纯粹的职能：书写社会，表达自我。

第一节 先驱者萨米拉

1958年，萨米拉·哈希戈齐以萨米拉·宾特·杰兹拉·阿拉比亚（意为“阿拉伯半岛的女儿萨米拉”）为笔名，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别了，我的希望》，这是有记录的第一部沙特女性小说，萨米拉是当之无愧的沙特女性文学先驱者。这位半岛之女1935年出生于圣地麦加，父亲是沙特第一批外科医生，长期供职于沙特王室，官至卫生部长；兄长阿德南·哈希戈齐是沙特著名的军火商人，与中东以及西方各国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萨米拉从高中到大学一直就读于埃及亚历山大的英国私立学校，获得了经济学本科学位。毕业后萨米拉嫁给了埃及亿万富翁穆罕默德·法耶德，这段政治经济因素大于感情因素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两年，两人唯一的儿子多迪死于1997年那场充满悬疑的戴安娜王妃车祸事故中。

萨米拉因为其显赫的家世，在保守的沙特享有比普通女性相对更多的自由和社会资源，她一度以记者的身份活跃于沙特新闻、文化领域。她创办了沙特第一份女性杂志《东方》并担任主编；1965年她被选为

沙特女性联盟主席，同海湾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为数不多的女性领导都有交往；她和众多记者、出版商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她是阿拉伯现代文坛巨匠陶菲克·哈基姆的挚友，曾亲自参与以哈基姆三部曲为蓝本的电影《东方之雀》的制作和发行。

即便拥有了这么多有利条件，萨米拉在很长一段时间仍然选择以笔名出版小说，她的大部分作品都在沙特境外出版，故事情节也大多发生在沙特之外。她以先驱者的身份孤独前行，前后出版了约六部小说，在她的第一部小说问世两年后，沙特才开设专门为女性提供教育的正规公立学校；十四年后，才有另一位女性小说家杏德·巴哈法尔出版其处女作《失去的纯真》。萨米拉在沙特女性小说领域的先锋地位和历史影响无人可及，她的代表作品从故事情节、主题思想到语言风格，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沙特女性小说的典型代表。

萨米拉的小说几乎都以情感为主题，表现男女之爱、家庭之爱等。爱，作为唯一的动力，驱使着萨米拉小说的全部情感反应以及人物关系的发展。她的处女作《别了，我的希望》是以男主人公瓦基迪的情感经历为线索的。瓦基迪生命中第一缕爱的阳光来自母亲，在一个父爱缺失、看起来危机四伏的家里，母亲是他从小到大的庇护所和情感支柱。小说通过一系列的情节和对话，成功地刻画了瓦基迪对母亲深深的爱和依赖：

多年来，我在学校辛勤工作，得到了母亲很多鼓励，她陪我熬夜，直到我完成所有的功课。^①

两年来，我在学校表现出色，这多亏了母亲的支持。^②

所以，当母亲突然一病不起，最后猝然离世的时候，瓦基迪的世界瞬间崩塌了，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巨大的“爱之矿”：

我记得自己痛苦地哭泣，突然地，屋子旋转起来，后来的事我就

① 萨米拉·哈希戈齐《别了，我的希望》，贝鲁特：祖海尔·巴勒巴克出版社，1979年，第21页。

② 同上，第25页。

不记得了，直到有一天我在黑暗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我多么希望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一场噩梦，然而我注意到了法希玛夫人穿的一袭黑衣，内心随即充满了悲伤。^①

失去母爱的巨大打击使瓦基迪一蹶不振，丧失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直到他遇见了艾麦勒。“艾麦勒”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就是“希望”，这个美丽善良的女孩重新点燃了瓦基迪生活的热情：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我感到了春天的生命流淌在我的血管里，一个甜美的希望的微笑在我脑海里闪闪发光，犹如一个明亮的清晨。在内心深处，我觉得我爱上了她，我想每时每刻都和她在一起。^②

瓦基迪刻苦努力，顺利从医学院毕业，准备迎娶艾麦勒。婚礼那天是他人生中的又一个转折点，艾麦勒摔倒了，左脚后跟感到钻心的疼痛，医生诊断为严重的恶性肿瘤，而且不可切除、无法痊愈。当瓦基迪得知这件事后，再一次陷入了绝望的黑暗中，他含着眼泪看着躺在病床上的艾麦勒，随后去了他们以前经常见面的地方，大声喊道：

永别了，我的希望。你将永远在我的心里，只要我还活着，我会永远爱你。^③

小说最后就定格在男主人公无助的呐喊中。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运用大量的对话和内心独白，全景式地展现了主人公的心路历程，但对于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塑造则显得有些单薄，他们似乎只是为了主人公感情的起伏而出现，形象模糊，个性单一。这应该是萨米拉小说的共同问题，也是沙特女性小说在初期的普遍缺点，即情感强烈，但情节和人物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了。

萨米拉的另一部小说《你眼睛的光芒》从情节构架上来说有了很大进步。它通过女主人公舒露克的成长经历来表现家庭成员之间的深厚感

① 萨米拉·哈希戈齐《别了，我的希望》，贝鲁特：祖海尔·巴勒巴克出版社，1979年，第22页。

② 同上，第56页。

③ 同上，第110页。